



仲春 李海波 摄

春之绚烂

□郭燕燕

春风轻拂,温暖的阳光透过蓝天洒在大地上,一切都在悄然复苏。这个春天,大地仿佛是一位沉睡已久的王者,终于被时光的轮回唤醒。恍若梦境的画卷在眼前展开,那是一首生命的交响曲,一首春的序曲。

清晨的光芒穿越稀疏的云层,洒在广袤的田野上,勾勒出一片金黄的颜色。麦浪轻摇,如同大地的涟漪,微风吹过,带着一场盛大的花车巡游,吸引着美丽的蝴蝶,翅膀上沾满了花粉,成为春天的使者。

蜜蜂嗡嗡地在花丛中翩翩起舞,它们辛勤地采撷花蜜,一切都在宣告春天的来临。百花争艳,红、黄、蓝、紫,五彩斑斓的色彩交织在一起,犹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油画。梨花、桃花、杏花竞相开放,宛如一场盛大的花车巡游,吸引着美丽的蝴蝶,翅膀上沾满了花粉,成为春天的使者。

漫步于青翠的树林中,树木吐露新芽,微风吹拂,树叶间传来沙沙的声响,仿佛是大地在呢喃。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叶,投下斑驳的光影,地面上弥漫着淡淡的芳香,令人陶醉在大自然的画卷之中。

这些景象,让我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活力。在春天的阳光下,大地焕发出生机勃勃的气息,让我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和无限可能。

小溪潺潺流淌,水波荡漾,阳光在水面上跳跃着,如同一群欢快的精灵。河边的垂柳婆娑摇曳,轻轻低吟,仿佛在述说着岁月的故事。溪水清澈见底,游鱼欢快地嬉戏,荷叶点缀着露珠,宛如一幅水墨画。

在田野间行走,耳边传来牛羊的悠扬叫声,农夫们辛勤劳作,播种的欢快歌谣在空气中回荡。农田里,翻耕热火朝天,土地重新焕发生机。土地是最朴实的诗篇,而春天是最美的注脚。

远处的山峦仿佛披上了一层淡淡的绿衣,山间弥漫着若有若无的薄雾。在山巅,白色的云朵悠然飘过,宛如一群自由飞翔的天使,给山川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清新而宁静。

夜幕降临,星光闪烁,犹如天空被点缀了无数颗明亮的宝石。微风拂过,吹走了白天的热,带来了一丝凉。田野上的蛙鸣和虫鸣交织在一起,像是大地上奏响的交响乐,演奏出一曲宁静而悠扬的乐章。

春天来临,大地苏醒,一切都变得美好而宁静。这是生命的循环,也是大自然的馈赠。站在这片春光明媚的土地上,内心仿佛也得到了净化,被自然的力量治愈。或许,这就是春天的魅力,让人在这个季节里找到了心灵的安宁之所。

对于这片春天的景象,我深感生活的美好和奇妙。每一次踏入大自然的怀抱,都让我感受到生命的不息奔流。在这个繁花似锦的季节里,我愿与大地共舞,感受春的温暖,品味生命的芬芳。

或许,正是这个春天,教会了我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的眼睛。那淡淡的山峦仿佛披上一层绿衣,云朵自如地舞动在山巅,勾勒出大地神秘的轮廓。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仿佛是我们敞开的馨香之门。

夜幕降临时,星光璀璨,如同无数颗钻石点缀在深邃的天空。微风吹过,带走了白天的热浪,让人感受到夜晚的清凉与宁静。田野上的蛙鸣与虫鸣如交响乐曲般交相辉映,夜晚成了大地的交响乐团,奏响一曲宁静而悠扬的乐章。

春天,大地苏醒,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而宁静。这是生命的轮回,是大自然的恩赐。站在这片春光明媚的土地上,我的心灵仿佛也在这春的季节里得到了净化,被自然的力量治愈。这不仅是一幅画卷,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或许正是这份对大自然的感悟,让我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了生活的奇迹。每一片绿叶,每一朵花朵,都是生命的奇迹。这种感悟如同春风一般,滋润着心灵,让我对生活充满了感激之情。

因此,我愿意在这个春天里,将这份感悟与热情传递出去。让每一个人都能在日常的琐碎中发现美,感受生命的活力。愿我们共同舞动在春天的旋律中,品味生活的芬芳,共同创造更多美好的奇迹。这是我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对美好的憧憬,也是我愿意为之努力的意愿。

白头浪

我很惊讶,老乡们用“白头浪”来命名一个地名。在它周围,群山环绕,几乎找不到一条像样的道路。冰川时期,人类居住在谷底的洞穴中,秦汉时期,两岸青山相对出……

白头浪自古骡马杂沓,隐秘的巉岩下,有史前的遗存,是一处古人类的聚落。这里的风声中,总有铃铛乱响的声音。黎明时,我无数次听到了骡马挣扎的喘息与鼻息。浓重的雾岚中,在山崖的避风处,总能看到牲畜的粪便,它们有的已变成了化石,有着美丽的形状和纹理,让人联想到骡马出现在山谷中颠簸的身影,能清晰地听到铃铛清脆的声音。山谷回声,这几乎是骡马脚力的极限,再往下不足百米,断崖千尺,风掩埋了它们沉重地坠落。很多年后,我见到驴车、骡车拉着肥料往黄河崖顶走。驴、骡的眼睛有时会被蒙上,这多半是小青驴头回走崖道,两边大壑,脊下断崖切沟,驴也恐高,只好用一块红布蒙了眼睛。老乡肩上搭了一个褡裢,里面并不装物什,过去装火镰,后来装手电筒,现在什么也不装了。后来这里被称为褡裢坡。

“黄河三峡摄影展”推出后,很多游客寻到这里,妇女们面对镜头,总是以手遮脸。她们脚上的手工鞋颇为独特,与鞍具一样,也装饰了花色衬线。这些衬线染织时,村里会有一种奇异的清香,其色泽缘于石缝间的一种植物,叫变色龙。奇怪的是,这种植物绝迹了,一同消失的还有鸢尾花。

院门一响,栅栏就松了。狗总是跑到院外,随了出栏的羊向山上走。遇到柴胡,它们会守护起来,等牧羊人收了柴胡,它们就摇着尾巴向旷野寻去。柴胡晒干后,牧羊人会放在冬天的某个早晨,套上驴车,送到河对岸一个叫寺沟的地方,那里有一个专门收购柴胡的商人。用手抓一把柴胡,干湿度过目,然后像买牲口一样,在袖筒摸“牙价”,也不过斤两,成交后买卖双方一笑,天黑后,各自散去。有时,买卖双方也拖欠,在三种不同颜色的纸上写上买方的名字,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斤两,年根时一次性结清,一般在腊月十五前清欠,双方欢欢喜喜去过年。

白头浪似乎是偏远的,至今也没有路,离它最近的公路也有十多里。这里的人们一抬手一投足,连同他们的方言,也是古雅的,如“俟你去,迓你去。”

鹰嘴兀

兀然一块岩石,探下河去,斜里拱了一刃刀锋,像刺向峡谷的一把剑。黄昏时,金光闪闪,栖了一只鹰。这鹰一动不动,暮岚横滚,陡然被吞噬了。九十度直崖,壁上牵了浮云,覆了一些



奇峻生常烟 钟颜 摄

黑色的鸟,溅落的墨点一样,黑夜,只听见一声短一声的涛沉。候地,我也沉下去了。直到月亮上来时,光洁的河面上,巨大山崖的轮廓上,有一个小黑点,这是临渊的我。月亮只是一闪,合上了。崖上滚过一阵闷雷,整个峡谷风动石响,雨便沿着山脊袭过来,蚕豆大的雨点砸下,峡谷暴雨起来,岩顶上似乎聚集了千军万马,杀将下来。碗大的石块在另一面水流的裹挟下,击中了另一面石壁,水帘也撞碎了。杂石、泥屑、草木、树根、水沫倾泻而下,整个峡谷全是笼统的水声。混混沌沌,仿佛世间被雨水通到一面仄逼的石壁上。

后来我才知道,下雪时,雪会从崖顶塌落,几乎峡谷的雪都被风吹到了这个风口上的崖顶,雪块滑落时,砸山埋谷,骡马躲避不及,就被埋到十几米的沟谷深雪中了。崖上光滑的连一只鹰也栖不住,它的溜光如蜡,便是千万年的雪块擦亮。峡谷里的雪,老乡称“磨刀雪”。这是鹰嘴兀最恐怖的时候。秋天时,雹子曾把我的相机镜头砸碎,像有一万面锣被敲响了,雹子如杏大,骤而密,河像煮沸了,其实是冰雹砸出的密集的坑,烟一缕一缕浮上来。

我在一个洞口生起一堆火,才看清,这是一处岩洞。岩块垂下来,遮了半面洞口,如同毡帽上的护檐。岩洞里很干燥,我一动,厚厚的尘土便浮起来。我从几块岩石下寻出一口锅,在原来就垒好的三块石头上置了,很快就烧了一锅水。雹子已经停了,霞光落进来,岩洞像是一个橘色的宫殿,已辨不清石壁的纹理,全被笼罩在一片霞光里。壁下的河涛雄阔,四面山下的洪水正汇聚下来,声壮如牛。整个峡谷有一种晃荡的浮动,我感到一阵晕眩,一会儿我才明白,这晕眩感来自洞口疾速穿插而过的浮云,它们擦过洞口时,把云朵撕得一缕一缕的,牵绊在岩壁凹凸不平的岩石上。我用手一捏岩石,许久后,才感到掌心间一阵冰凉,腥气凛冽,一松手,指缝间似乎滑下了一缕凉气。抬手一嗅,一丝冰凉的泥土气沁入肺腑,周身冰澈,醍醐灌顶一般,身心却疏快起来。

最后一抹亮光似乎是渗进岩壁的,夹峙的峡谷里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白烟。白烟先是在岩洞的高处聚集,一点一点向下堆,终于将岩洞堆满了。我一动,白烟就被了一个窟窿,惹

悠悠峡谷

□王建功



在我的耳朵上撞了一下,碎成一滴水。这是春天的时候,水在云中,云在水中。

蛇拐子

沿着河边走,白云落下去的地方,有黄河峡谷巨大的青龙脊背。它青色的顶际,卧着白云。一人高的覆草下,黄河大峡谷最古老的河段,婀娜腰身,妩媚崖岸,纵向延伸的石峡如同车厢。造梦搬秀,排列开,如同天地的一一个隙口,无限风光奔来感底。石与水,对峙了几十万年,较量的结果是,乾坤湾横空出世。

蛇拐子,是辨识准格尔大峡谷的一个地标。没有蛇拐子的天作之合,乾坤湾就失却了山河的铺设。抱岸逶迤,这是天地相守的一个造型。晨起霞表,袅袅炊烟与雾熔炼,金色的雾独出峡谷,远远望过去,水煮大河,波卷霞递,一面天际,仪容肃肃。霞光上举时,盛满白粥的峡谷,青樽秀冽,深而温暖。腰身舒展后,又像凤尾,丰实而妩媚,血脉形成的旋涡,在高大天地的肚脐,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的碰撞,顷刻间,这里如刀切斧断。

一条伟大的河,大气象形成之后,有了一段尾韵。深壑为陵,镜水为鉴。水浮天起时,峡沉岸断。河水摆了一下身段,猛然一回头,森森然,静歇下来。我深信,我触摸到了一段青葱的大河岁月。一瞬间,感觉我的手指

得我乱动起来,竟然将白烟驱出了岩洞。残留的白烟失去了依托,也就瓦解了。奇特的景致出现了,洞外白烟如履,洞内蓝光葱茏,火光在岩壁上闪烁时,涛声也渐渐笼统起来。夜,如一匹安静下来的黑马,河上不时跌落的滔天之声,犹如黑马打出的喷嚏。寒气,薄刃一样,蜿蜒着,向胸口钻来。掩上厚衣时,它又慢慢向下沉,在小腿脚,凝成一棱,似乎要掀开裤子。最后,沉积在脚下。岩洞里,有了寒冽之气,向身上蔓延过来。

不知什么时候我睡过去了,醒来后,洞口乱云飞渡,成群的红嘴鸥将洞口遮蔽的支离破碎,搅了一天翅影。黄河上则静谧如初,凝乳一般,天顶好像化开了。魅耸石壁,有一只鹰,似乎攫住了一线天光,一振翅,深邃而广阔,舒展的无边无际。我按下相机快门的那一刻,才发现自己泪流满面。有一缕云,在我从崖上撞了一下,碎成一滴水。这是春天的时候,水在云中,云在水中。

从春风里,取出任何一个词语,都会让我的想象辽阔无边。给我一个飞翔的理由,我会努力长出翅膀。春暖花开的夜晚,我只想将掌心里的星光送回夜空,为夜归人照亮一段路。

山河昂贵,我曾跋山而至,指上依然留存着霞光染遍岩石时,我抓过它的味道。大河遼远,我的心是湿润的、明亮的,手也是温暖的。

草原的另一种浪漫

□风凝

笼屉,雾烟烟横,有一种接近仙境的错觉。这里还是著名的影视基地,《还珠格格》《康熙王朝》《汉武大帝》等影视剧,都曾在这里取景。长长的栈道、鸟鸣的足音,行走中,仿佛穿越千年。

时值盛夏,花草葳蕤,在草原深处,有一泓由白沙和白桦掩映着的碧水深潭。此为公主湖,湖泊非常清澈,可见湖中的水鱼和水草,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偶有几只麻鸭的野鸭,安然凫水,优哉游哉。一两

只叫不上名字的水鸟在低空徘徊,倏忽俯冲从湖面掠过,啄起一条小鱼,隐匿于丛林之中。

草原上行走,哼着歌,吹着风,与成片的花草擦肩,同成群的牛、马、羊招手。在小丘上,抬头仰望,沉醉于变幻的云彩。乌兰布统的云,格外调皮,生怕哪一朵一不小心,便会直接扑落下来与自己撞个满怀。你看,一团团,一簇簇,干净、纯粹、纤尘不染,又离自己那么近,触手可及一般。这几



丰美草原

汤青 摄

春天的想象

(组诗)

□琪琪

等春风

上一个春天的事物一直在我的记忆里,讲述各自的故事

那些冰还在坚持自己的立场紧紧抱住河床而它们,终将被春水取代

星空落幕,暖阳起飞我就坐在屋檐下等春风吹散最后一场雪等一束光,将青绿铺开等燕子衔泥归来

思念

有桃花出没的村庄流水也忍不住抒情只等黄昏降临,描摹那一缕月色

月亮洒下糖或者盐并不重要,雪一样的白足以让恩怨丢弃甲

只是,我的思念已出现钙化的斑点还会不会畅通无阻抵达另一颗心

春天的想象

从春风里,取出任何一个词语,都会让我的想象辽阔无边

给我一个飞翔的理由,我会努力长出翅膀

春暖花开的夜晚,我只想将掌心里的星光送回夜空,为夜归人照亮一段路

输入法

想认真为你写首诗担心写得大慢情感会被稀释选择了最熟练的输入法

发现速度过快无法斟酌每一个字,于是改成最陌生的输入法

几次切换输入法,才发现桃花还在酝酿盛开的姿势春天,已去往下一个季节

搬运阳光

小时候,看山就是山的样子长大了,看山已不是山多年后,在我的视野里山还是山

停滞不前,还是生命又回到了起点

我历尽人间冷暖仍把每一天的阳光搬运到生命里

立春日

一碗小米粥水和米原本各自为政,却能经过火热的煎熬融为一体共同见证民以食为天

一枚煮鸡蛋告诉我们看似相容的两部分,经历水深火热还是泾渭分明不容许被别人混为一谈

咸菜在角落时时刻准备默默无闻,或者锦上添花

一场春雨

一只蚂蚁,一株丁香都对这个春天心怀感恩不让生命虚度而我在大把大把浪费时间以为春光会无限

我用了整整一个下午开始是辨别风中夹杂着几粒沙后来,又细听春雨总想从润物无声里找到蛛丝马迹

天空辽阔没有一朵云为我驻足我却实实在在拥有一场雨

